**圆桌派第四季第4集 打工：谁要996？谁被996？**

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马家辉、周轶君、梁文道**

窦文涛：所以把家辉和小君君凑一块，就是能量不一样。

马家辉：小君君，我想念太久了。

窦文涛：想念得你每回见她都比上回瘦一圈儿。

马家辉：就是。

窦文涛：为伊消得人憔悴。

马家辉：因为我以前听说她喜欢瘦的人，所以我就为了见你，我都好久没有吃饭。

周轶君：那你微信为什么屏蔽我呢？

马家辉：是吗？我告诉你。

梁文道：真相了。

窦文涛：这就是真相，你知道吗？

梁文道：好了。

马家辉：这是真相的一半，另外一半是说你以为微信是我能控制的吗？

梁文道：对，他老婆会看手机。

马家辉：就是，我老婆来决定我，检查一个月，每个月底最后一天检查微信加了谁，然后就她来主控。

窦文涛：最后的真相还是老婆，真的家辉，我觉得你应该对太太好，你已经对太太非常好了，还应该对她更好一点。

马家辉：怎么？

窦文涛：因为我为什么讲到你老婆呢？不是讲到这个，就是说现在大家列，就是实际上到底什么行业是996，你看有人说警察、这个医生，医生虽然有轮班，但也是工作时间特长，服务业的，这个送外卖、快递，最后说到一项就是家庭主妇，那简直不是996 ，24小时，没有。

周轶君：我们是7-11。

窦文涛：没有工资。

周轶君：7-11，开玩笑。

窦文涛：对，也没有工资，没有补贴，那没有年薪，对吧？对，为家辉。

马家辉：还要付出，还要什么都给我了，所以她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还付出，所以她不是工作，她是老板，对不对，没有收入。

窦文涛：男人全靠一张嘴，咱们把这个里边的矛盾都提出来了，老板和这个员工，我觉得这个事我很有感触，所以而且文道在咱们这个里边是老板。

梁文道：这也叫老板吗？我们这种。

窦文涛：当然老板了，对，所以我先咱们就得到点感性的认识，你瞧瞧这个网上的照片，这就是夜半的办公楼，多少程序员在里边熬夜不休；你再看，这是早上五点半，这个通勤上班的年轻人们，你看背包里多半都背着电脑，你知道吗？

然后你再看下一个，这个是有一个调查，好像是来自于清华大学的一个什么调查，前两年的了，就是年度加班人多且时间长公司top 10是吧？你看咱们的民族的骄傲是吧，华为、腾讯、阿里巴巴、网易，就等于是中国其实是最顶尖的一些公司，它恰恰事实上呢加班也挺长的。

梁文道：是。

窦文涛：这梁老板怎么看。

梁文道：很正常。

窦文涛：当了老板就不一样。

周轶君：他们公司就996。

梁文道：没有没有，不是。

马家辉：阶级对立。

梁文道：是因为这样的，因为我们那个小公司，其实并没有要求996，我们甚至没有说，我们是按照一个正常的上班时间规定给大家的，可是大部分员工呢都相当的努力付出，自动自觉地挤进996的，甚至是7-11地在工作。

窦文涛：这只能说明屁股决定脑袋，你知道吗？人家有人夸呢，说这个要说加班是吧，华为最有资格加班，说为什么呢？说人家任正非，企业创始人自己的股份可能只有1%，99%都是员工共同的，就等于说我们大家是共同奋斗，所以加班可以理解，你同意吗？

周轶君：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是，那等于说他的员工认为我付出就是有收获的，但有的很多企业它是等于说，我为了老板的一个雄心、一个梦想、一个什么，他那样去燃烧，可能他觉得没有理由，我觉得这个事你要把它说圆了，就是他能获得什么，其实挺现实的。我是到了香港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OT，就是。

梁文道：overtime。

周轶君：就是overtime，你原来工作时间之外，以前刚来香港的时候才知道，是可以把这几个小时再可以用假期的方式还给你或者算钱嘛，我觉得这样也合理。

马家辉：像香港其实这方面的立法还没有。

梁文道：做得不够好。

马家辉：完全没完备，像香港最低工资法也是前几年才开始有的，然后一直在谈，订立最长工时，就说你不可以，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的，不可以让员工超过多少的，每周多少时间，这个法律都没有，没有订，所以其实。

窦文涛：我们那个内地有劳动法，劳动法有规定，你能追溯这个历史吗，轶君。就是说在上个世纪，你看我都经历了，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，我们最早是一周工作六天的，到后来好像是1994年,1994年就是开始就是说大礼拜小礼拜，你记得吗？大礼拜工作五天，小礼拜工作六天，然后到了1995年就是双休了。

那个时候还在说呢，说应该设法提高这个劳动效率，而且让员工休息的多一些，还能促进这个什么第三产业，但是今天这个问题又变得那么样的焦灼，其实要照我说，前一阵它聊的它主要是什么呢？有些个成功人士，或是一个互联网大佬吧，那么他们讲这个奋斗，对不对？

这个有的人想996都不能996呢，对吧？就是996是奋斗者的荣耀，大概是个这个意思，好家伙，那家伙很多人就开始了，你比如说一个程序员，就是说什么，我宁愿不婚不育不买房，我也不要累死在桌上，我也不要996。

梁文道：但是我发现这个真的还是跟行业相关，你刚才讲互联网，比如就拿你刚刚说我吧，我们这种无良的人。

窦文涛：无良老板，梁老板无良老板。

梁文道：可能最早比如说做，从出版社起家，是没有所谓996这个概念的，就是出版社就是大家还是很正常，当然有时候赶书稿，比如说看稿，你很难界定那个叫工作范围。

比如说出版社的编辑呢，通常都还真是爱看书的人，那所以他下了班之后，比如说他在看一些书，他到底是在工作呢，还是为他将来的选题做准备，这个是很难截然区分的，那基本上你不会看到太多的人，在下班时间之后再留在办公室加工。

好，后来我们开始做视频节目，到后来比如说我们看理想做这个APP，开始真的是互联网化之后，情况就不一样了，就是我能看到我们那些设计部的那些小孩，我记得当初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太累，我说你们一定要给自己很好的休息，给自己多余时间去参观展览，然后去多翻东西，去看各种各样的东西。

窦文涛：但是我的任务一定要按时完成。

梁文道：我也没这么说，我只是说这个事情你看办不办得了，可以的，然后跟着我就发现他们常常是做到半夜10点多，11点还在，那么我后来发现为什么呢？原来我后来发现是，真的是行业本身的局限，出版社的这个时间感跟互联网时间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一到互联网里面，你这个每天的更新，每天的维护，这是24小时在做，就有点像什么做新闻，我比如说我们这种做惯老传媒的人了，你记不记以前在香港，家辉，报纸比如说，总编辑签大版的，然后送印刷厂了，大家就休息了对不对？然后回去吃夜宵。但是当你新闻，所有新闻网站都是24小时的时候，就没有所谓下班这件事了。

周轶君：有，反而是大家有轮班，只有主编是不能下班的。

梁文道：对，没错，所以变得就是，第二我觉得是整个大环境的竞争，当人家全部都能够做到，比如说每天定时的几点的要出什么时候，你谁不要是不跟着这么做，人家就不理你了，就不看你了，所以变得整个行业竞争就恶性化到这个程度。

马家辉：没有，可是它作为一种制度，就是你不能有996，犯法的，假如你作为一个工作的需要，刚文道说什么工种的需要，互联网什么需要，你资方可以做出对应的安排。

梁文道：对。

周轶君：对，我就想问你给不给加班费。

梁文道：有啊。

马家辉：不仅是加班费。

周轶君：还有多点人手。

马家辉：然后人手，我举个跟互联网行业不相干的，我亲身有参与过去讨论的，是什么呢？保安，香港一直以来到3年前，都是说保安只有所谓两班制。

梁文道：两更制，就是12小时，12小时。

马家辉：12，12，然后后来政府有介入，劳工署有介入就推动说不行，这样太不人道，太累怎么样？最后那要增加资源变成三更，8个钟8个钟8个钟，那两方面，然后就开会讨论，你完全可以举出一个说法说我们需要，有好处，为什么呢？他也言之有理的，因为我保安员我做的越久，12个钟头，我对着那个住在那边的人。

梁文道：越熟悉。

马家辉：我熟，有感情，我能够掌握，而这个就是这个行业的需要，其实对住客是好的，所以就是这样，可是你站回劳方的立场，就算补钱你也累，把人家的生活剥夺，所以是不可以的，所以假如你强调说是行业的竞争需要这个那个，那我觉得其实资方是完全需要来把资源放进去。

梁文道：对，没错。

窦文涛：我觉得他这个倒不是说法律上的问题，包括那些老板们说，没有争议，我们绝对不会强迫搞这个996的对吧？这是违反这个劳动法法的，可是第八次全国总工会对全国职工情况状况调查，发现这个现象较为普遍，这个20%多一点就是超过48小时，然后这个还有44%的调查反映，没有拿到足额的加班费等等，但你知道我觉得家辉，它这里边现代社会，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大家都很实在，老板也很实在，与其让你上班不如让你讲绩效，不都爱讲绩效吗。

梁文道：对。

窦文涛：可是要照我说，问题就在这个绩效。比方说一个程序员叫绩效工资月薪八千，那么但是你得给我完成这么多活，你月薪拿到8000，可是你要完成不了，你完成这么多活，你不996你就完不成。

梁文道：做不到。

窦文涛：可是好，劳动局去了，说你为什么让他996，我没让他996，我老板说了，我一个礼拜我每天工作5小时，我就把这活儿干完了，你怎么衡量我这项工作任务，它需要每天工作几个小时，你怎么来厘定我给他的这个工作任务，需不需要他超长的工作时间能完成呢？

周轶君：对。

窦文涛：或者他就笨，对吧？这个人8小时完成了，他要15个小时。

周轶君：实在没办法去界定，然后如果你完不成，人家可以换人，找个人愿意干，或者是他比你干的有效率高的，所以就是说这种他天然的他就会觉得，我要想把这个事情给干好，我要保住这个饭碗，找工作多不容易。还有一个问题，现在就是这个手机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24小时在线其实。

梁文道：没错，这个问题更严重其实。

周轶君：但人家就是法国人就会玩，他们就搞个东西叫失联权，就是说我下班以后，我有权利我跟老板是失去联系、失去联络，你不要给我发，它不叫微信了。

窦文涛：敢。

周轶君：对，就是他如果联络你，你可以告他，那但是他不是以一种就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，就是你企业内部还要找到一个解决方式，但是他说出来了，我有这个权利我失联。

梁文道：那另外还有就是，你比如说像那些员工，他们下了班之后在北京，或者在今天中国一线大城市还面对一个问题，也是我们在别的地方比较难碰到的，就是这个交通的通勤时间，我们刚才看一下五点半在排队，那是怎么回事？

其实你在北京的话，这种大城市那些技术公司都在北京，你可以这么来计算，它每天也叫996，但他实际上为了这个工作付出的时间恐怕是913到914，因为他光上下班的时间算起来，就是比如说每天花四个钟头。

所以已经出现一个情况，有一批人、年轻人他们现在睡眠，已经很习惯的三截式睡眠，就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在床上睡，早上上班2小时，如果你是早点坐公交或者地铁有位子的话，又不用怎么倒车的话，那段时间再分段地睡，下班再分段睡，三段式睡眠法已经变成这样了。

马家辉：其实严格来说是四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种状况下，礼拜天他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出去休息、出去玩的，所以礼拜天当然不用上班、不用工作，可是他又因为平常把他剥夺的精力精神太多了，他礼拜天其实要补回工作那部分，那个不属于他来生活的。

梁文道：对，“软禁”。

马家辉：我看到有一些年轻的文员，真的很惨啊，住在香港的屯门、新界，之后上完一天班，就算他没有加班，6点钟下班，又是人挤人等5班的地铁挤不上，还有在地铁上面还防范痴汉，怕碰到我的朋友，然后在那边然后回到家是几点，回到家8点多，你吃完饭9点多10点就累垮了。

窦文涛：为什么不学东哥，就是那个刘强东哥，我看东哥当年真感人，说我就睡在办公室地板上。

梁文道：反思老板自己说这些话。

窦文涛：做客服，我真没见过，就是做客服，把闹钟设计成两个小时一响，放在地板上两个小时“铛”醒了，马上回复客户问题，东哥说我是811，81168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早上八点到晚上11点，一连干六天，最后一个8是星期天再干8小时，奋斗的人都是我的兄弟。

周轶君：我听到的一个就是真实的就是在北京，我一个朋友他们去一个互联网公司，他说为什么到晚上12点了，办公室坐满了人，就因为这些年轻人都是合租房子，他回去其实地方特别小，然后可能也没冷气或者怎么样，就是条件很差，他不愿意回家，有的时候也因为这个原因，他们宁可待在办公室。

梁文道：而且这里面还牵涉一个问题，因为中国今天，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，很多工作的年轻人是外来的，他们从外地过来，从外地过来呢，他的家原来不在这儿，所以他们在北京另外找落脚处，然后就要租房为主。

如果他刚刚踏入职场，现在买房你都不知道存多少钱，要存多少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租房你想想看，他刚进一个企业，刚进一个公司，他的薪水一定是比较低的，所以他租不起很贵的房，很贵的房子在哪呢？比如在三环内，他薪水最低，住的最远，花在交通上的时间最多，所以每天用来应付上下班的时间都比谁都长，然后他会最累。

然后但是我们通常一般对于这样情况的辩解，就是说你奋斗努力，过了两年你就逐渐往四环方向前进、五环方向前进，这么一路一路进来。

马家辉：那是成功者的语言。

梁文道：对，就是这样子。

马家辉：多少人像你的东哥一样工作，结果是什么？过劳死，33岁死掉，35岁，我没有诅咒任何人的意思，那个成功者的语言。

窦文涛：这个里边儿其实要叫我说，是把这个一个制度性问题，和个人人生选择问题混淆在一起了，对吧？其实这个人吧，有的时候也是故意地从自己的立场上去想，其实你要站到对方立场上想，谁说的你都能理解你。

你比方说我认识的有些朋友就是发了财，那他儿子就是这个富二代，我就觉得你知道，至今很多成功人士他们有一种价值观，劳动者是美丽的是吧？工作才是人生的价值，不奋斗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，可是我更愿意想起一个西方哲学家讲的话，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，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我到底准备怎么过我这一辈子。

你知道比如说我有朋友他奋斗成功了，他过很好的生活，而且跟他儿子还挺先进的，他儿子在伦敦，我就跟他儿子聊天，我说你儿子是个当学者的材料，是个知识分子，对吧？他就发愁，因为他跟他儿子有协定就是不要吃老豆的，但是他在一边担心，他说这将来就在英国大学当教授，我打听了教授可没多少钱。

周轶君：三万多英镑。

窦文涛：我说教授算可以了，他说那能住上大房子吗？在伦敦。

梁文道：不能。

窦文涛：他能过上我这样的生活吗？对吧，他就担心，但是你架不住他儿子喜欢这样，他儿子愿意在学校里一辈子做个教授，就不像他老豆那么有钱，那你说这事儿怎么说呢？

周轶君：我怎么听到很多有钱人都说，希望他们的小孩将来什么也不干，就是玩儿。真的，有的就是连学校都不去，说我的梦想就是你将来都别像我这样活了，就玩儿，对，然后就是另外一方面，其实不光这个问题在中国，你像那个埃隆·马斯克不是要上火星的，他不是也说吗，他说没有人可以每一周工作40个小时就能改变世界，可是为什么改变世界就是一个正义的事情呢？

窦文涛：嘿嘿，咱们俩真是有同感，我真的。

周轶君：不是，他一说出来，就是你觉得这种野心就是正义，就是说我这个就是对的，可是有很多人如果他不想改变世界，他还想回到田园牧歌怎么样，对不对？

窦文涛：我想说的，或者我不是代表我自己说，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年轻人的，对吧？我觉得真是有的时候说，像这个马斯克他要改变世界，你知道有的老板我觉得是真的，要不说我总想跟他们学怎么挣钱，最后他们告诉我的是，你要奔着钱去你就挣不到大钱，我们都是情怀，最后钱自然就来了。

周轶君：没这事儿。

窦文涛：我一直在学习呢。

周轶君：没这事儿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我甚至认为他是。

梁文道：我觉得出发点是真的是这样。

窦文涛：我甚至认为他是真诚的，对吧？就是有的老板、有的首富，他确实首富不是他人生的目的，他觉得他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，改变一种通讯方式，他觉得是他人生极大的成功和满足感，对，这可以。

但是那如果另一个人，我这辈子最大的满足感就来自于忙完了一天的活儿，喝二两小酒儿，看看电视，看看美剧，我就愿意这样过一生，这就很快乐了。

梁文道：对，但这就改变不了世界，对不对？但我想说一句。

窦文涛：那我就比较低俗吗，我就。

梁文道：当然不会，但是我想讲就是，刚才你说那个还是真事，比如说我们去看，现在不是中国很流行那个什么《乔布斯传》，你仔细看，的确有相当一批不能说是全部，就这些富豪故事，他们很多富豪之所以成富豪，也是硅谷早期的创业者。

他们最初其实并没有想过要发财的，他就是在自己的车库，在车库烧些东西，弄些东西，他那是真喜欢，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，这个东西能改变，发财是个后来的事情。

周轶君：他也得雇佣很多人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。

梁文道：一开始不是，一开始就两三个人在那边搞，而且是无偿的做。

窦文涛：当然，这个也没什么神秘的，就是如果你一个人有本事造福千千万万人，那理论上讲你没钱天理都不容，对吧？你造福了千千万万人，这千千万人就会给你有回报，对吧？你不想要都不行。

周轶君：我问过一个人，他是打理那种私人财富的，他接触的都是最有钱的一个人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种人都是哪几种人，是怎么样的人能够发那么大的财，结果他说有三种人，一种像你说的那个乔布斯那种，真的是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这种企业家，要么就是继承遗产；还有一种人就是高级打工仔，可能是在就是在麦肯锡或者在什么公司，他做得高。

那么我问他，我说他们有什么秘密吗？什么人能赚那么大钱，他说三种人都一样就是幸运。

梁文道：对，我很同意，他说有多少人努力了，多少人像乔布斯，有多少人，他说到最后就是幸运，纯粹幸运，但是你也要努力，当然你努力了还要有运气。

马家辉：当然咱们中国人的老话，小富有俭，不是很贱的贱，节俭的俭，大富由天，八个字讲好，可是我们别忘了乔布斯死前的感慨是什么？我花太多时间工作了，我非常后悔，我应该把最主要的精力、时间、精神放在跟家人相处，放在开发自己的各种的性灵的感悟，所以我们说乔布斯这个那个发财，什么做大事，到最后他是后悔的。

而且所有的这些讨论，我们前面的聊天讨论都忘记了两个字，这两个字很重要的，剥削，所以你996作为一个制度，基本上就是核心在于说剥削，假如是一种制度你不能剥削，你可以让人家你选择要不要8118这个那个无所谓，可是你不能强迫人家996，因为中间就牵涉到剥削。

剥削有什么不好呢？剥削就让一个完整的人没办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，基本上他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个工作，而且不是自己的工作，是别人的工作，异化，人的工具化，那个所说的人的理想状态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早上钓鱼，下午喝个小酒，晚上打个牌，再晚上上坑陪陪老婆这样。

梁文道：晚上写诗。

周轶君：你们家住坑不是炕。

马家辉：所以刚刚说的，我觉得说无所谓了，你喜欢工作几个钟头你的事，问题是你不能强迫老子996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接着你这个说，我觉得问题还是没那么简单，你比如说我们假如这么讲，不应该强迫任何人去给你怎么工作，对吧？愿意不愿意996应该是个人选择的权利、个人选择的自由，这个理由很刚吧。

但是我现在发现，这个社会很复杂就表现在人类最深刻的问题，表现在哪儿？表现在我在初次去巴黎，你刚才讲的巴黎，我有两个经历，就是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。

你看我在巴黎那个买牛仔裤，真有不给老板挣钱的，五点钟关门你知道吗？我拿了一条牛仔裤，我总得试一下，我试完了我走到柜台的时候，它那个闹钟五点整，就这个收银台，我拿着信用卡收银台，对不起，法语我也听不懂，就关门，我说这就不卖给你，就可丁可卯五点钟下班，说你明天再来，这是一个印象。

二个印象是什么呢？我们在巴黎街上看见一场游行，开头这个翻译就说，这个是法国巴黎工人就是抗议加班，就是抗议加班，后来他又看了一下那个标语，跟我说把我听懵了，他说还不是，他们不是抗议让他们加班，他们是抗议老板让那些愿意加班的人加班。

梁文道：对。

窦文涛：你明白吗？就是说我可以自由选择，可是这种自由选择成面积的自由选择，最后会带来一个问题。

梁文道：就不是自由选择了。

窦文涛：那些个愿意加班的，他就挣得多，我就被淘汰了。

周轶君：就有压力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像最深刻的一个问题是差别，那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咱俩同样在一个公司工作，对吧？老板说咱都像文道似的，大家休息好，大家休息好。

马家辉：他也是说说而已。

周轶君：对。

窦文涛：那最后这个晚上11点还在干，那梁老板能怎么想？

周轶君：对啊，你绩效。

梁文道：干得好，绩效好。

窦文涛：对啊，这个矛盾怎么解决。

梁文道：但我想再讲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种剥削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，它还不只是说使得你，比如说有异化问题，晚上不能够上炕。

马家辉：上炕，你普通话讲不好。

梁文道：我跟你讲的上坑。

马家辉：东北人儿。

梁文道：然后还不只这样，而是什么呢？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，人的劳动力，所有上班的人都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，是不是，给老板，然后挣得这份薪水或者奖金，劳动力这个东西不是无限供应的，人不是机器，劳动力是需要再生产的，就我的劳动力也是要再生产，劳动力怎么样再生产呢？

比如说我要有充足的睡眠，我要吃东西，我要休息，我要维持跟家人的健康关系，我有我的业余爱好，让我这个人才能够源源不绝地生产出充沛的劳动力，ok现在996这种东西的问题在哪呢？就在于它剥削掉你生产你自己劳动力的时间。

所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老板要你出卖劳动力给他，那员工只好卖了，但是员工卖之余，员工也要想办法恢复自己的劳动力，他连这个东西都把你拿掉，那么这样长久下去呢，这个员工的劳动生产的机制就会被破坏，就是说我干久了，如果996久了之后，比如说干个5年10年，比如说国内有一家数一数二的全国人现在非常尊敬的大企业，就很有名，就是它一些高层员工就干了几年下来，真的是干到肾也不行了，身体也不行了。

窦文涛：为什么先是肾不行？肾为先天之水，先天之本。

梁文道：各种病都有了，这很有名的一个事，后来写书都写过出来，跑去跟这个现在人尽皆知的大老板说请辞，我没办法了，然后我老婆也不愿来这个地方，她在另一个城市，我们这样下去我家也没了，我身体也没了。

这个老板怎么回答呢？你这样的老婆要她干什么，说你有没有理想，有没有愿景，你这个小小的身体问题算得了什么。

马家辉：说得好。

窦文涛：资本家侵犯到人家家庭生活了。

梁文道：所以这就变成了，还不止，就是说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员工最终真垮掉了，或者说因为他劳动力在生产跟不上，他的劳动表现就不会好，绩效也不会好，这时候你知道什么结果，炒掉他，换一个年轻力壮的生产力还足够的人，这才叫是最大的问题，是一种剥削，就是说你一个员工被你压榨了几年之后，他的这个劳动力再生产可能就恢复不过来，恢复不过来的时候对老板来讲的办法就把它弄掉，换一批，这才是残酷。

周轶君：其实你刚才说这个劳动力，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创造力，因为人是需要有充足睡眠，充足休息，对吧？他自己才有创造力，但如果我们现在觉得这个老板可能需要到，不是他完全的创造力那个部分，是你按照我说的这个东西来做，是一个蛮机械性的重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。

然后你看我们现在要真的回到我们刚才说不要这个996，他需要我们真的要把，回到我们原始的、好的、人之为人的状态，我觉得基本回不去，因为你看那个大楼里面，我觉得除非你把电都关了，你除非大楼你说以后我们几点之后断电，那就没这事儿了。

就是你比如说像在芬兰那种国家，他们有的企业就可以做到说，我员工回家六点钟全家断wifi，你全家断wifi，你才有家庭生活，其实这个996不光是对你这个员工，其实对他的下一代也很大影响。

梁文道：当然。

周轶君：他的下一代，也是你的这个老板的下一代，要生活的这个世界。

马家辉：可是对资本家来说他，最大的道德责任就是把钱赚最多。

梁文道：对，利益最大化。

马家辉：利益最大化，那里面有一个东西，除了在先前说的剥削，就是价值观，你这个整个群体你的价值观在哪里？所以回到文涛说，你说在欧洲巴黎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，通常是两个方法，一个最基本就是立法，欧洲有些城市不一定是大城市小城市，甚至一个社区，它有一个规条，不一定是全国性的法律，是说在什么时候跟什么时候开店，你们要继续营业是要罚款的，是要缴额外的税的，用这些法规来增加你剥削员工的，甚至你剥削自己都不行了。

梁文道：对。

马家辉：我看一个华人在那边开个洗衣店，我喜欢礼拜天营业，你们不营业你的事，我营业，那不行的或者说他行，你付额外的税，那你就会选择休息了，我不能我开了没有用，我赚的钱不够。

那另外一个呢，除了法规，还有经济运作上面给你增加你开OT（加班）的成本以外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，那种价值观，你的荣辱感就是那个羞耻，整个群体整个小区看不起你，看不起你们这家人，你这个店我们礼拜天都去上教堂，要去BBQ，去烤肉，你在开着这个店，我们根本不跟你玩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看得形成社会共识，就要消除这个差别，就是全社会从老板到员工都有一个较为一致的就是这事丢人，对吧，那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

周轶君：所以法国经济不好就是。

梁文道：不过，但话说回来，这个有时候也可以跟公司制度是相关的，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华尔街也是个如狼似虎的地方，那些交易员通宵也是很正常，可是你看很多的大的投行，有一些国际投行他们是公司很明确规定，至少比如说平常996或者711也就算了。

但他们会有明确的规定，当你在休假的时候，我见过很多投行，很多包括四大会计师行都是这样，你在休假的时候，公司不准给你发邮件，公司任何人不准发邮件，邮件回来他们也不理，就是说你放假是纯放假，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很慎重的。

比如说你跟那些人打交道，他们一定会告诉你，我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放假，他这个不是只是客气说你找我有困难怎么样，而是真的就告诉你，那段时间我什么都不接，但是问题是，现在这个是说你公司是做得到的，哪怕是美国已经算很劳动力很高、很勤快的一个地方，它都能做到。

但是很奇怪，就像家辉刚才说的，你说在欧洲，我真的就见过那种例子太多，在尤其南欧、太平洋北岸那些地方，一些游客们去度假的城市，你知道那些欧洲城市，就像你刚才讲巴黎那个情况，其实他们像什么呢？我感觉其实像80年代的中国。

你回想80年代的中国也是那样的，我那时候作为香港人，我到内地印象最深的就是，5点多6点多这个百货公司、友谊商店或者什么商城，一到点是响的，全部人欢呼，你本来也是要买东西的他就不理你了。

窦文涛：胜利大逃亡（下班）了。

梁文道：大逃亡（下班）的那个阶段，然后后来现在才变成这样，然后我们说到南欧那些地方的华人、移民家庭，我真的见过这种例子，整个城市什么店都不开星期天，人家的规定就是这样，人家的社会规则就这样，就他开店，他开店你说他要交罚款或者交多点税，他照交，为什么呢？

他觉得赚得回来，怎么赚呢？他本来是开洗衣店，我星期天的时候，我不只是洗衣店，我还是杂货店，我啥生意都做了，星期天就只有我开门，那任何人来，而且是游客，而且现在是华人游客多，不是中国人多么，都去帮衬，所以他赚的更多。

然后最后有些地方闹得很矛盾的，然后每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我看到大家网上的反应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反应的是为什么，不是说我们为什么那么热爱加班赚钱，而是去问为什么那些欧洲人这么懒惰，你为什么这么懒？所以我也听了很多欧洲人跟我讲过，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么贪。

窦文涛：他不讲这么勤吗？

周轶君：我分享一个就是可能，我等着你们骂我的就是，刚才我们都在批评这个事情，但是反过来我说一个就是，其实从我们都讲的是人性关怀，但是从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的生理机制的角度来说，我觉得其实你如果一段时间内，一群人一起干一个事情，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种快感的。

梁文道：对啊。

周轶君：就是，真的你为了完成一个目标，其实你不眠不休，包括你写小说比如说对吧？你不眠不休，我以前我也试过，就是办公室就摆三个椅子就在上面睡，睡两个小时又起来写或者有干，就是你有时候觉得当你有一个目标想完成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一种带来的身体上的快感。

我最近不是在拍一个跨就是跨文化的教育纪录片吗，我去到那个日本有一个幼儿园，我看他们半天的孩子的运动量大极了，我问那个园长我说你们孩子累吗？他说我们这不叫累，叫完全燃烧，他说完全燃烧之后。

梁文道：你这个字好，我们要学回去，跟我的同事们这么讲要完全燃烧。

周轶君：对，他说之后你身体有这个喜悦感，我说完这个就是说，你看，人是很容易被洗脑的，你告诉你的员工这些道理他们就会被我们洗脑。

梁文道：录下来，你再说一遍。

窦文涛：我们团队就普遍燃烧不够。

梁文道：对，没错。

窦文涛：烧着没有。

周轶君：你还要人家两头烧。

梁文道：所以难怪你们不喜悦，对吧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看，我跟你说这个任何事情都要辩证的看两方面，就是为什么我最近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很好，我不知道是苏格拉底还是谁说，就是未经审视。

周轶君：苏格拉底。

窦文涛：对吧，不是说奋斗的人生不值得过，而是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，就是我们都有过那样的经历，加入一家公司，老板有时候很会忽悠，好家伙一下就给忽悠过去了，为了他的理想，一将功成万古枯。

可同样反面的情况就是，一将无能累死千军，有时候这老板是个不靠谱的，但员工可不就是这样吗？那么其实你在那个时候要分辨，有的理想我审视过，我觉得我们老板这个理想确实造福人类、造福世界、造福我自己，我选择我愿意加入他的梦想，那这是你一个独立之人格、自由之思想的选择。

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是老板特别会忽悠，忽悠的吧也不大给钱，对吧？最后说的这个员工甚至我们见过，前几年那个报纸上还批判呢，那都有点那个成功学，有点那个催眠了，甚至光说都不行了，你觉不觉得有些老板特会演讲，我自己有体会，在当时我都是出出了门之后我才冷静下来，真的，当时听我都恨不得跟着他去，有的老板就是有这种人格魅力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甚至就是员工，你看喊口号，每天早上咵咵咵，他那就在燃烧。

周轶君：可以审视的人生是有选择的，很多时候你审视完了你也没选择，你不得挣钱工作。

窦文涛：对，所以我说还是当你听的时候，梦想不是不好的事情，但是你应该审视你准备怎么度过自己的一生。

梁文道：所以问题就是那是不是你的梦想，老板的梦想它是不是你的梦想。

窦文涛：有时候听着听着，我就觉得那也是我的梦想。

梁文道：这就是一个问题，就像你刚才讲的，其实我们都有这种经历，我已经711的生活过了不晓得几十年了。

周轶君：但你是你自己老板。

梁文道：对，我从来是我自己老板，最重要的是我从来都在干我爱干的事情。

窦文涛：文道，你觉得工作着是快乐的吗？

梁文道：我很快乐，我这么多年，比如说我这么多年，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我读书是个工作，你想快不快乐，写作、做节目、跟人沟通，我做的这些事情都在追求我的理想的实现，所以我一直很快乐。

但问题是什么？假如你是一个公司的话吗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，那你们的理想加总起来是不是能够合在一块，或者说你的这种理想跟你的员工是同样的理想吗？你是要洗脑他们呢，还是说你的员工本来进来当初也就是有同一个理想，还是怎么样？

我同意现在很多互联网大佬讲的，如果你员工抱着热情、抱着理想、实现自我就，这个想法其实没有错，我觉得更多时候他们讲的是他们自己，我相信那几个大佬都是真的是有理想的，他觉得他再累，他觉得很快乐，因为他在实现自己的理想。

但问题就在于你的员工呢，假如你不是为理想，那很坦白讲，那就是你在出卖劳动力来获得报酬。

马家辉：我不晓得你说的是谁，哪些大佬，可是后来他们也有所补充了，他们说那个，他说的当然不是制度，他也觉得说不应该是制度，也不可能是制度是违法违规的，另外纯粹就着商业来说呢，他说也是不行的、行不通的。

因为当你这样的话，这样来剥削劳工的话他们会跳槽，我们谈了我刚强调说，不要忘记有剥削这回事，还有不要忘记现在的美好在于什么呢？有一个叫作市场，有市场你可以跳槽，他说你这样要人家996，你不可能留住人才，那你企业一定失败，所以说他强调的是你的热情吧，完全燃烧。

梁文道：但假如这个市场是被几家垄断的呢？

马家辉：对，没错。

梁文道：然后大家都这么干呢，所以就无槽可跳啊。

马家辉：市场的健康的问题。

窦文涛：他有些这个成功人士，我特别能理解，好比说富一代对吧？你说这个人这个发财了，对吧？绝对有凭运气的，但是老实讲，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一个，我见过的每一个发了财的都能给你讲出一本血泪史。

周轶君：不是，他是比你走运还比你勤奋。

窦文涛：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，他有过人的财富他必有过人的代价，那么你想，像这样的一个父亲，一个富一代，当他见到他的孩子说，我不想加班，我不想努力奋斗，那么他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吗？他肯定人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产物，你要想像我这样成功，孩子，怎么可能不付出血的代价呢，对吧？他就这样说，那么可是这就像有些父亲，很难来理解这个孩子说你怎么学艺术，是吧？那玩意将来能当饭吃吗，对吧？

马家辉：文涛，有一个性别问题，因为你刚举例说父亲，我也经常会反省，你说什么审视。

窦文涛：未经审视的人生。

马家辉：我也经常审视自己，因为我就是那种父亲，我一听到我女儿说我找工作我就皱起眉头了，因为我觉得太辛苦了，每天要工作这么长时间不值得，那生命就应该要来享受。

所谓享受不一定吃喝玩乐、看韩剧，她从事到文学的创作，艺术的欣赏，那可是我就会问自己，假如今天那个不是女儿呢，是儿子，我就会说你这个宅男没出息。

周轶君：多赚点钱，给我赚。

马家辉：赶快出去给我工作，你不要想着拿我的钱我告诉你，我一定要来买法拉利，不会留给你的，然后我要这样的。

窦文涛：那你的儿子要说，我的人生理想是做个流浪汉，就像前一阵儿网上围观的那个什么一个国学的。

梁文道：国学大师。

周轶君：他不是也想去买房子吗？说红了以后说要买房子。

窦文涛：社会一关注，他是。

马家辉：对啊，那假如是这样，我当然就是会，就是会生气，我刚说假如是女儿，我就好像觉得无所谓了，你就享受人生，那可是话说回来不管是男女了，那我觉得就算那些成功者的语言，我们觉得有时候不公道、不完整、不真实也好，可是对于你做的事情有热情那是当然最重要，像文道从年轻我看着他写作、思考、演讲，像我自己也是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听完一句话，就在大脑里面挥之不去。

我十来岁听了一句话，坦白讲真的影响我走一条路，是什么路呢，那句话就是基本上从《读着文摘》上看的，我们那个年代都看《读着文摘》，名言，那句话是说：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呢，我要做一只羊吃草，在草原吃草，是羊的生活，也是羊的工作，也是羊的喜好热情。

我就听进去了，看完看进去了，我就想我以后一辈子就是这样，我受不了，我没办法容许自己，好，我今天朝九晚六是这个为了赚钱而活的，六点之后我就才做我自己喜欢的，我没办法容许自己过这种生活，所以基本上我还是选择写作、研究、教学，每一个都是我喜欢，当然也有阴暗面、后悔。

要经常在家里写作，什么时候，没有理由跑出去，那又整天在家里就闹矛盾。

周轶君：羊的命运就是要被人拿鞭子抽。

马家辉：我现在很羡慕那种可以到处跑的、做生意的，老婆我走了三天不见人的。

窦文涛：所以这个真是涉及到，文道，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，就是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，就是你的该怎么样活着，到底是你自个儿选的，还是你身不由己的，你比如说我那天在网上看篇文章，还是我们武汉大学一人写的。

他首先是受了一个刺激，他是个白领，他说有一天我跟一个送外卖的同电梯，然后这个送外卖的呢，可能是上电梯之前在打电话，大概给他家乡的女朋友在打电话，不知道他家乡这个女朋友说了一句什么，然后突然间送外卖的小哥就咆哮起来了就说，你别以为这个城市里的白领有什么了不起，他们挣的钱一个月跟我差不多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他们是什么了不得的人，我估计是不是小妹妹有点想看白领了，是吧？

然后好，他就由此一下产生了个兴趣，就做了个小调查。他发现的确在北京、上海，一个大学生毕业几年之后，你的这个工资说什么最多一万吧，8000到1万，反正就几千块钱，后来他看这个外卖的那个骑士，那个骑士其实真的是甚至比他挣的还多，如果要接的单更多的话，那当然分分钟有钱挣更多。

所以他由此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他说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，你看他发现这个白领，就是他说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一些人，他说我们挣几千块钱在北京、上海，我们愿意花三分之一的钱租房子，当然也是很小了，但是毕竟愿意花到2000块钱，3000块钱，甚至就是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每个月付房租。

他说那个往往很多送外卖、送快递的，他们的想法也许不是留在这个大城市，他是到这来挣钱，所以他虽然挣钱跟你这个小白领差不多，但是他可能就到那种群租房，就500块钱一个床位，就像你说的劳动法人权不允许这样，可是某种程度上他自己要这样，他要用最少的钱干这么几年把钱攒出来，我可以忍受牛马一样的环境生活。

周轶君：这就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在未来的，他永远觉得我未来奔着一个。

梁文道：投资未来。

窦文涛：对，他将来挣足了钱回家了盖，有的人快递小哥给你看，家乡盖的大房子，他说我再在这儿熬几年，回家结婚。

马家辉：我家里菲佣就是这样的。

梁文道：在香港的外佣就是这样。

马家辉：我家里菲佣，前面一个菲佣在我家干了8年，然后离开的时候哭了抱着哭，抱着哭了好久，然后就说之后她就哭完就很高兴，拜拜了老板，我回去我家住了多少平米，住了是我家500平米，还有个花园什么的。

梁文道：对，我还见过有回去盖泳池的。

马家辉：对啊，他说你就继续享受你这50平米的。

窦文涛：不是说中国孩子的延迟满足能力低吗？真有这延迟满足能力强的，我苦干10年，苦干5年，我为了攒一笔钱，但是这五年之内我可能就996，甚至81168，对吧？

周轶君：对，你刚才还问说，他们人就是有没有这个自由选择，其实我现在看到还有一种，就是年轻人很自由，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真自由是伪自由，就是我碰到好多就是现在大学毕业他不找工作的，他干就是那种part time（兼职）做，或者跟你做一个项目，跟他做一个项目。

梁文道：所谓斜杠青年。

周轶君：对，他们。

梁文道：越来越多。

周轶君：他不仅仅是那样，他可能什么都干，不一定他有这个斜杠的专长，他就什么都干，他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去找一个坐在办公室，跟你就是我全部卖给你这么一个工作，他觉得这样我可以掌握时间，但这样其实有时候他更累，可能他坐在这个泳池旁边，他还在拿电脑给你干活，就是他完不了。

梁文道：就是工作生活更分不清了。

周轶君：还有一种在中国的农村，我听说还有一种人或者是他们在，就是刚刚到这个城市里面，有一种工作叫水猫，就是说他什么都能干，今天给你干那个泥瓦匠，明天给你当个群众演员，再后天这些人也不找工作，他干完一天工作，他有一天的钱就去买酒喝，然后或者他有一天的就是这个享受，他们觉得现在的，这就是现代社会可以支持你说，我不需要跟你有一份长久的合约，我可以活下来。那我为什么不活的不那么紧张。

梁文道：但这个是，这个其实不只是中国这样，世界到处都有，这种所谓的零散的工作的状态，或者临时合约下面工作状态，这个状态是两面的，我觉得一方面你可以说，我好像让这个员工我活得很恢复自我了，比如说我很自由，我不帮任何一家公司打工，我爱干的时候就干，不爱干的时候不爱干，而且我可能干很多样不同的东西，哪怕有时候这个工作可能钱少一点，但我掌握时间很快乐，这种东西要是多了的话。

它的另一面是什么呢？就是公司本身也在改变，今天越来越多公司喜欢聘请临临时工，你想想看聘临时工好处有多少，假如我们公司把全部员工都换成临时工，首先你那个所有的保险，社会保险这些整个成本就降下去，就等于香港那种公积金降下来，等于现在大学不就特别多，临时约的这种讲师教授吗，所以你整个人力成本更加低，然后你没有任何契约绑定关系就更好了，比如说我今天看你这个员工不错我请你，后天觉得不行了，说不跟你续就不跟你续，我没有任何义务跟责任。

因此这个东西是两面的，一面就是你会觉得你好像自由自在了，另一面是对资本家来讲，他也自由自在了，他更可以不负责了。

窦文涛：双方没约束，没义务。

梁文道：没错，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对员工更好呢？

马家辉：那里面还是有个市场的问题了，供求的问题，当你好像只要我把你“除掉”，要再找人我找得到，这种状况下对于资本家才好，不然的话你不愿意。

梁文道：他当然愿意用合约绑定。

马家辉：对，不然我用以前的，80年代再之前的日本、韩国，长约、终身聘用对不对，我还需要里面除了说，里面的劳动力的供求问题，还有一个我刚一直强调的价值观，忠诚，我需要你的忠诚，我需要你的荣誉感。

除了因为我相信忠诚对我们做的事业有帮助以外，本身那个老板也享受忠诚的感觉，而不是永远我手下都是雇佣兵，我的马家军、窦家军、什么周家军，那有那个我自己人那种荣誉感，里面具体的制度，剥削市场有，可是价值观、忠诚、荣誉感也有。

窦文涛：那这个你比如说要叫我想，你们觉得这样的是个好坏，就是说工作对我来说不一定是快乐，那我觉得是个劳役，但是我也不是遗产继承人，我如果不做对吧？我维持不了生活，所以我要做，那我要做呢，我早年间老喜欢听香港人说打工仔，我挺认同这个的，就甭给我讲什么理想，打工仔我一样比你干活不含糊，因为我食人之禄忠人之事，对吧。

梁文道：他专业打工。

窦文涛：拿了人的钱，对得起人家的收入，不说是你选择了这个职业，活儿就得干到位，对吧？那么我甚至为了做一个活儿，我无限投入，但是无限投入我发现挣的太少了，或者说我身体不行了，你看前些年我的选择就是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，我不能做。

甚至有时候公司跟我说，你不需要这么认真，谁让你每个星期熬两天夜的，但是我说，对不起，哥们儿靠这吃饭，我要听了你的话，有些时候是公司允许你粗制滥造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要听了你的话粗制滥造，我吃亏，长远来说我这个饭碗，我吃亏，所以我宁愿不做，那你说像我这种怎么样呢？就等于打工仔哲学，就是我咱们讲这个专业，就是你要对得起你的工作，对得起你的收入。

然后你要觉得不行，那么其实选择很冷静，不行就撤呗，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，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它不就是一个生存选择吗？

马家辉：你这种状态根本不属于，我理解的打工仔的状态，因为在香港打工仔的意思，除了有个没有太高的收入以外，其实也不是强调他的专业，刚相反我教你一句粤语，叫做什么乜都唔知，人工照支。

窦文涛：这叫打工仔。

马家辉：这叫打工仔精神。

窦文涛：乜都唔知，什么都不知道。

马家辉：就薪水人工。

窦文涛：人工照支。

马家辉：收支、收入，乜都唔知，人工照支。

窦文涛：那这种打工仔是我的偶像。

马家辉：这种就是打工仔，可是像你那种，拍出来的影像每一格要给他修订、修图等等，那这种叫专业，你追求你的专业，我觉得也甚至不仅是说什么长远来说对你好，是你自己不甘心，你不这样做。

梁文道：不这么做就不舒服。

马家辉：睡不着，像我写作你怎么写，我到这个地步我都能卖的，我都红的，谢谢你刚才提我小说，可是没说名字。

周轶君：我在写第二部，《龙头凤尾》第二部。

梁文道：卖广告时间了，我们看理想请大家多关注。

马家辉：放心，他会剪掉的。

周轶君：拿出二维码出来扫，那个所以说可是我睡不着，我不把那一句话突然想起又重新改，所以是专业不是打工仔。

窦文涛：那老板多想要这样的员工呢。

马家辉：那问这老板。

周轶君：这样的人都当老板了，好不好。

梁文道：太好了，我们最喜欢这样的。

窦文涛：给多少呢？

梁文道：那你说多少嘛，因为真的这种专业态度，我觉得是另一回事了，这已经是另一个层面、另一个境界，因为真的有人就是，甚至这种专业不一定是那种所谓高尚专业。

就是哪怕我真的见过有那种替人做装修的，有一些替人做装修的，我以前认识过这么一个装修师傅，他自己有一个小公司，他赚不了大钱，他会做到什么地步，那简直让我觉得匪夷所思，人家请他干这个事情的人给了这些钱，然后跟他说用什么，他一开始先报好用这些材料怎么怎么样，可以，没问题。

他做着做着发现，这个材料原来退步了，他原来定的那个材料，不如以前他们用的那个那么好了，就同一个厂牌材料不行了，他怎么办？他再买更好的， 但是问题是买更好的回来做，人家没这个预算给他，他说没关系，说只有这样的才能做到你那个，真的才能叫做得好，然后所以他就这个，他们公司没怎么赚钱，因为他老这么干，但他就是你觉得他真的热爱装修，你知道吗？他就真的觉得是那个东西不平、不齐，他就不舒服。

窦文涛：我欣赏这样的人。

梁文道：真有这种的。

窦文涛：他讲究，但是你觉得这个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，是不是一种很奢侈的。

梁文道；但是这个不就是今天，一天到晚也在讲什么匠人精神，是不是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我的名言是，就不是你甭给我讲什么老板你的理想、你的情怀，我不需要听那个，雇佣军打仗也玩命，对吗？问题是你拿什么价来雇我，是这个问题。但是，当然人也没有嫌自己挣钱多的啊。

格，故我是这个问题。你先，但是当然人也没有嫌自己挣钱多的，那就算你这样想，文涛，就算他用高价雇你，你也是可以不做到那么完美，不像你说追求的影像，不像文道说他朋友这个，可以不这样做的，还是收很多钱。

所以我说不用太替年轻人去想，当他们有一天找到自己真的热爱那个事情，他自己就会这样做了，就会像你那老板这样，他不甘心睡不着，他就像打游戏一样，就一定要达到他自己的。

梁文道：通关。

马家辉：通关，他的目标、他的高度、他的理想，问题只要你倒过来看，假如他斤斤计较，在于说那个工作的状态等等，其实他真的还没找到他的热情燃烧点，找不到他的支点。

窦文涛：也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。

周轶君：找不到的。

窦文涛：就是我完全能够理解，甚至认同工作就是苦役，那么有的人一辈子他就是大部分时间在工作，然后希望换得一点业余时间的人生快乐，这是很多人的生活选择，热爱的事太奢侈了。

周轶君：但是这种工作形式现在越来越少了，其实现在整个经济的状态都在变化，你刚刚说雇佣军也给你玩命，我现在、我后来想了一想，你如果说的是像在瑞士那种雇佣军他玩命，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太穷了，他能去沙场上，就是爸爸能跟儿子打，就是各为其主，他是因为那时候太穷了，他没有选择的时候可以。

但今天其实好多时候我在想，如果就是一个年轻人，他大学毕业或者是他放弃了买房子这件事的话，他其实挺容易活下来的。

窦文涛；就像日本低欲，就低欲社会了。

周轶君：就是这个事情。

窦文涛：我没那么高的欲望，行不行？最近她一说这个我想起来，我最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，要不说可能上岁数了，我觉得我以后不努力挣钱了，就是说差不多就行了，因为我看比如说我的有些个已经发财了的朋友，他们已经从竞争老板的战场上退下来了，喝喝茶，焚焚香，对吧？那么他们说的就是说我觉得人应该知足了，我已经很多钱了，当然我也不能完全说无欲了，对吧？

我现在要是能够再有一个几百平米的一个工作室，放我的收藏，那我就没有别的需求了，我听了这个，后来我想我自己，我说我也觉得我应该知足了，但是我要是能够再有个30平米的储物室，可以放一些我的杂物，就没别的要求了。

后来我就再往下想，我就发现了一个“骗局”，就是说不管你挣到什么程度上的人，当然咱说贫困线以下，联合国公认贫困线以下的，那就为了生存而挣扎这个没得说，但是往往满足一些中等收入以上的人，其实你发现没有你的焦虑，你的欲望，给你带来的心理感受差不多。

那么我就觉得，那我何必要挣到他那么多钱呢？不外乎就是他要个几百平米，我要个几十平米，那反正到时候我也会有所不满，今天也会有所不满，你明白吗？

这个但是就这么着停住了，就停住了不也可以嘛。

梁文道：当然可以，所以为什么你刚才不是一直讲，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吗？

周轶君：他审视完了才觉得不值得。

窦文涛：而且我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，就是说凡多挣一分钱自由就丧失一分。

梁文道：当然。

窦文涛：真的，这是一个你自己跟社会的交易。

梁文道：而且这种审视是应该要深入到自己的欲望。

窦文涛：对，节欲。

梁文道：因为人的欲望，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消费，我们说我们现在都有很多消费的欲望，但是消费是什么？消费其实是在某个意义上讲，它是一个文化行为，而不是一个满足物质的一个行为。

因为比如说你买一个这个香，买一个这个什么，你其实不是为了那个香，你是为了那个符号意义；比如说你为什么要买一个车，这个车换了个标，又为什么会值了那么贵，这都是符号意义，所以这种欲望是不会停止的，它是会不断继续的。

假如比如说讲收藏，我自己最切身的例子就是，我以前也很喜欢收藏书，我买了一堆书，然后也讲究版本这个那个，我小时候也集过邮，我一堆这种事情，但后来我全都放弃掉，就是我发现收藏那些干吗呢，包括我现在书其实都买得比以前少多了，那就是因为我现在这些东西我不会看得完的。

然后我为了什么要拥有他们，这种拥有的欲望本身，其实是值得被反省的，是可以放弃的，是可以被改造的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看这个，这不咱们这么聊下来就发现，人真是太多不一样了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，就是都应该审视一下自己的活法是不是自己要的，然后你看剩下的，其实圣贤们早给我们找出办法来了，契约社会对吧？唯一我们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契约吧。

咱也甭说你的理想、我的理想，咱们在一个统一的一个值上能达到平衡，咱们就签这个契约。但是当然这个又有最开头说的那个问题了，我不愿意加班给你签个契约，你也不能让他加班，你让他加班那我又不高兴了。

马家辉：有拒绝的权利，你不能只说有契约。

梁文道：这个今天太不像话了，你看违反了古训，孔子、孟子就讲过，人不996，死而后已。

周轶君：所有的欲望，可能你说的都能放弃，有一种欲望最难放弃就是改变世界，我觉得你跟大老板的区别在于，你的欲望是可以放弃的，而改变世界的欲望是最难放弃。

窦文涛：对对，我非常敬佩他们，我非常敬佩他们，他们改变世界，我享受他们改变的世界。

END